

□文艺评论

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之旅

黄晓敏

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影响的日益增长，中国文学也受到世界文坛越来越广泛的关注。怎样进一步使中国文学走出去，是个近来常听到的话题。

借用莫言的话说：“文学走出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”

中国当代作家中，莫言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最多，这无疑是获得诺奖的重要前提。但正像有人所说，中国作家的国外境遇，并非都如莫言般幸运。其实，即使真有“幸运”之说，作家的真正走出国门，往往是质量和数量的积累。

法国是最早翻译莫言作品的西方国家。作为一个使用人群相对有限的语种，法语出版的莫言作品比英语早了3年，而诺奖评委会的所在地瑞典，7年后才第一次出版莫言的书。从数量上来说，莫言作品的法语译作也最多，共出版了18部。从只为汉学界所知，到大众读者欣赏，经历了近20年的路程。

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固然是文学成就的关键，但即使具备了这两点，再加上高水平的翻译，也不一定得到国外读者的青睐。瑞典文的翻译者陈安娜，被认为是莫言获奖的最大功臣，但她翻译的第一部莫言作品问世时，也曾备受冷落，直到2012年获奖以后，销量才有了明显改善。

这种情况，令人想起苏童的话：“翻译作品很多情况下取决于机缘巧合。”

苏童是在国外有知名度的作家，其翻译作品不但数量可观，有些甚至畅销。但他仍清醒地认为：“翻译作品的主要命运是无人问津。”一部作品的成功，除了本身的魅力之外，常取决于一些谁都无法把握的因素。外国读者的口味与本国读者也是有区别的。西方人看中国的作品，除了文学性之外，还会被一些别的东西吸引，比如对异国情调和东方习俗的好奇等。某些特定时间，特定契机，也可能带来意外的影响。苏童的《妻妾成群》，莫言的《红高粱家族》，刘恒的《菊豆》等小说，都是首先通过电影的媒介让西方人认识的。

在“走出去”态度上，我十分赞同格非的看法：“对国际化这个问题应该冷静思考。”

近年来，中国在对外输出上投入了不少人力，翻译的数量增长很快，但影响不大。文学作品的输出，主要还应该依靠国外的翻译家和出版社，因为他们更清楚所在国的市场及读者群的兴趣和接受能力。

在具体操作方面，版权输出应该专业化，通过可靠的规范的途径，将好的作品介绍到国外。这里面也应当包括对作家权益的保护。有些文章中称“中国作家跟国外签约很少不上当”，这种说法显然有些言过其实。国外的出版机制与国内不同，由于网络挑战和图书市场的不景气，虽然文化书籍的出版社经常得到国家资助，有时也难免陷入困境，无法履行合同，但有意欺骗作者的是极少数。

最后想说的一点，来自这样一句话：“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。”这句话最早是南京大学教授均说的，被毕飞宇引为经典。话虽然不错，但是要加上省略号我才完全同意。将中国作品介绍到外国，翻译固然很关键，但出版渠道至少同样关键。再说，好翻译的定义是什么？如果仅指翻译水平，那么只有这一条恐怕还称不上艳遇。在法国，有一些出版社主要介绍亚洲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，这些书籍有一定的读者，但总的来说，影响还比较有限。而著名的大出版社，一般更注重于已经有一定名气的作家。翻译的质量如何，并不是他们的首要标准。缺少有效的渠道，默契的出版社，艳遇就可能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艳遇。

皇帝的儿女不愁嫁，但是要嫁到外国去，还要有合适的嫁衣，合适的媒人，甚至黄道吉日。所谓机缘巧合，从大的方面说，也可以是天时地利。当前国际上对中国文化关注的大环境，必将为中国文学的输出提供更多的机缘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莫言获奖包含了一定的必然因素。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全面提升，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一定会加快。

（作者为旅法作家，法国尼斯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主任）

□资讯

范仲淹研讨会举办

日前，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“勤政爱民，刚正廉洁北宋名相范仲淹研讨会”上，专家学者们对范仲淹精神进行了现代解读，指出范仲淹精神文化遗产深具现代价值，对当代官员行政教育有正向行为规范和教育示范作用。

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筱芸认为，范仲淹的良吏精神，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部分，对于整合中华传统文化资源，重塑中国的官员形象等具有正向作用。

文化万象

国产纪录片

面朝观众春暖花开

内容：纪录片=家庭相册

有人说，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，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。在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上，纪录片是一种世界通行的国际语言。那么，什么样的片子才称得上真正的纪录片？这个追根溯源式的问题，无疑是基于中国纪录片的现状而产生的。“以前的纪录片几乎都是宣传片，这种表达方式不能被海外观众接受。中国纪录片想要更好，每一位纪录片的创作者都首先应该是生活细节的观察者、记录者和思考者；纪录片要呈现的，首先应该是观众想要了解的内容。”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说。

事实上，中国纪录片的复苏是近两年才开始的事。刘文说，1983年开始播出的《话说长江》是国产纪录片的一个丰碑。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诞生了《藏北人家》《最后的山神》《中华之门》等经典纪录片，那时也是国产纪录片最辉煌的时候。从2000年开始，中国纪录片进入低谷，逐渐被边缘化。最近两年，纪录片又开始逐渐复苏。刘文表示，当观众把遥控器摁到没电，都无法逃脱相亲、选秀以及肥皂剧的包围时，对颇具人文关怀的纪录片又重新产生了渴求。“现在全球每天至少有15亿人在收看纪录片，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和文化精英群体的不断扩大，纪录片重新被呼唤回归也是必然趋势。”

对于今后纪录片内容的侧重方向，刘文强调“现实题材将优先考虑”。他透露，央视专门设置了一个“活力中国”的主题项目，纪录频道面向社会委托定制100集现实类纪录片。目前，包括《我是老李》《非凡小丑送花记》《技术狂也有春天》和《关山飞渡：单车穿越无人区》等已基本完成。这些片子关注的是社会各个角落的普通人，“他们让我们看到社会的变革”。与此同时，“纪录片真实地记录当下，能唤醒全社会责任，提升青年群体观察社会、思考社会的责任感。”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副书记杨海滨在2012年“青春的纪录”首都大学生纪录片创意实践年活动中说。

平台：国际化+新媒体

“走出去”一直是国产影视作品的梦想，尤其是打入西方主流媒体。今年，这个梦想将进一步实现。央视纪录频道已经把法国纪录

□聚焦

片大师雅克·贝汉聘为频道的国际顾问，“我们将搭建一个国际顾问团，他们从不同层面帮助我们进行国际化活动。”央视纪录频道副总监周艳表示，纪录频道聘请的不光是他们本人，还有他们的资源和经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央视纪录片金牌导演陈晓卿在今年还有一个重

级的国际合作项目，他有望联手曾经获得“艾美奖”的国际纪录片知名制片人奈杰尔·马文，共同拍摄一部系列娱乐纪录片《大美中国》，目前该片正在前期筹备阶段。通过这些方式，央视纪录频道的制作网络将延展到国际舞台。

“行业主管部门加大力度将优秀国产电影纪录片推向主流院线。



2012年“青春的纪录”共收到有效作品150余部，通过评审委员会评审产生了《我在清华等你来》、《黄龙洞》、《VOICE》等10部评委会大奖作品，以及40部优秀作品。

宋冰 刘一桥



“歌剧第一难”难在哪？

《奥赛罗》重磅回归

宋冰 马翀

□我在现场

“魔鬼导演”亲自上阵示范

本次挑起大梁的，是美国著名男高音弗兰克·博雷塔和“中国三大男高音”之一魏松，两人将共同出演奥赛罗一角。

魏松坦言，这个角色的唱段的确是又多又难：“音域从High C一直到D，演唱难度非常大。奥赛罗在戏里的心理变化也非常大，他的妒忌、发疯，被挑拨的发狂、崩溃，直至最后杀人和杀人后的悔恨，声音和形体要同时塑造，非常难把握。”

也许正因为该剧的高难度和经典性，被戏称为“《奥赛罗》卫道士”的导演强卡洛也是对每句唱词、每个动作、每个情绪的表达都抠得极细，不时上前为演员示范。当讲到激动处时，强卡洛声情并茂，一面口中念着台词，一面示范奥赛罗如何捂着胸口跌倒在地，真是和威尔第当年的劲头“有的一拼”。



《奥赛罗》以其在音乐演奏、合唱团和主演的演唱方面的超高难度，历来被称作“歌剧第一难”。尤其是主角奥赛罗，不仅需要辉煌的英雄式的高音，还要有十分消耗体力的强戏剧性的表演，家喻户晓的歌王帕瓦罗蒂都未曾尝试过全剧的舞台演出。也许正因为它的高难度，《奥赛罗》在世界歌剧舞台的上演频率远不及威尔第的其他作品，在国内更是少见。

恰逢“歌剧之王”威尔第200年诞辰之际，素有“第一难”之称的歌剧《奥赛罗》在经过一个月的艰苦排练后，目前已进入尾声。日前，笔者走进大剧院排练厅，听导演强卡洛分享了幕后故事。

扮演奥赛罗的美国男高音弗兰克·博雷塔则笑称，排练前一定要喝杯咖啡，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导演的“魔鬼式排练”。

“他为了荣耀而生，而我为了爱情而生”

正如女主角苔丝黛蒙娜在全剧最后一幕的咏叹调《杨柳之歌》中凄婉地唱到的那样，“他为了荣耀而生，而我为了爱情而生”，如果说不世代的奥赛罗将军是为荣耀和战场而生，那么善良温柔的苔丝黛蒙娜则是因爱情赴死。

在排练探班中，中国组扮演奥赛罗的魏松和扮演苔丝黛蒙娜的女高音拉娜·科斯携手演唱了“爱的二重唱”，而在第三幕中，被嫉妒心夺走理智的奥赛罗(弗兰克·博雷塔饰)在众人面前侮辱苔丝黛蒙娜(张立萍饰)，将奥赛罗的狂暴和苔丝黛蒙娜的无辜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合唱部分的加入更是烘托出了不安的气氛。

《奥赛罗》讲述的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悲剧，“它所剖析的是一个深层次的人性问题。”强卡洛说到，“剧中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生动的爱、恨、抱负、权力、欲望。”这与莎翁原作中“人性戏剧”的传统惊人的

一致。

“把剧中那些从未见过的场景搬上戏剧舞台”

该剧的另一亮点，则不得不提绝妙的舞美设计。

导演强卡洛透露，剧中不乏真实的大规模植物布景。“舞台布置不仅尝试忠于戏剧原文，忠于戏剧情节展开的特定背景，重现当时的威尼斯所特有的风俗和场景，还将尝试将戏剧—电影语言纯粹化，通过精确的数学计算，把剧中那些从未见过的场景搬上戏剧舞台，使舞台效果美轮美奂。”

威廉姆·奥兰迪也表示“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波提切利名画《维纳斯的诞生》中所描绘的塞浦路斯海岸，因此在舞台上海的元素将贯穿始终。”为了真实重现剧中场景，第二幕中空铁门后出现的花园可不是投影，而是由大量的仿真花草组成的。

本次《奥赛罗》的服装设计也很特别，导演强卡洛说，这是专门“从欧洲歌剧院借来的精美样衣，力图真实重现文艺复兴时的原貌”。该剧的服装设计师、来自西班牙的海苏斯·路易兹也在现场分享了设计理念，并展示了服饰大样。

“印象”引来了

马来西亚旅游界人士的关注，他们不远万里到平遥观剧，并计划将“印象”搬上马六甲。



流，尤其是中国民族文化与海外文化的碰撞；另一方面，也由此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，实现世界与中国旅游资源的互换，提升“印象”系列所带来的更大辐射边际效应。（张轶轩 陆秋伊）

神州